

(散文)

曲阜牛车行

孙见喜



曲阜没有公共汽车。代步工具是牛车马车脚踏车。猜不透这是有意保留古风还是经济条件达不到。反正邀我坐车游览的小伙子挺可爱。他甚至对孔府家事倒背如流。他言说步行参观曲阜的五座古迹至少得两天，而乘他的牛车至多半天也就够了。心想寸金难买寸光阴。又有他导游陪伴，岂不是一件趁心事？问及车费，他坦然大笑，说这不用问，全市统一定价：还说曲阜乃礼义之邦，有孔圣人高高在上，且近几年国家有意要将曲阜建成精神文明的榜样，市民都以此为荣哩，谁还会为了小钱辱没祖先？

这就愈使我对小伙子有了好感。我看他蓬头垢面夹杂青草，看他油腻衣领上浸着汗渍，心想这齐鲁古城的古朴大约全靠这些辛勤好客的劳动者支撑。有他们蔚成风气，商业文

化的火油怎么也浸不透这块土地了。于是就惊叹儒家积淀的厚重力量实在不可低估。

牛车在窄小街巷行驶，车轱辘的吱唔声使人陶然。看街坊屋舍，一派青肃，新建房屋，檐脊饰以陶瓦，墙院雕有兽图，想各地古建筑修，全然黄瓷琉璃，而曲阜何以一派陶色？询问赶车小伙，答曰此地追求春秋时代的建筑风格，而琉璃瓦之类是唐以后的发明。

这头黄牛十分健壮，奔跑起来很象骡子，老牛慢车的悠哉被它遗落得干干净净，沿路所见，市井秩序良好，人民果然重礼，在街头电话亭打电话不用交费。小伙子就十分得意，反复问我：“没哄你吧？”他向我介绍，中国三大殿，除过北京太和殿，另两殿一在岱庙，一在孔庙，齐鲁占了三分之二，还说孔府实际上是清朝的教育部，有皇帝的御旨陈列可以观赏。还说孔府实际上是一个小王朝，其内宅门扉的光绪令牌至今犹存。问孔府后人现在作甚，他说是市政协的领导。

这牛车的坐厢作华

盖形装饰，壁板上描有孔子出游图，遂想到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使子路问之知虎噬其夫，其为辟苛政才居于虎狼出没之地。猜想，周礼可以革除苛政，要不孔子为何风尘仆仆，四处游说，克己复礼，唯此为大？由此看孔子也在寻求社会改革，他只不过是西周为模式而已。就慨叹他一不朋党营私，二不倒卖彩电，他终生致力于办学扫盲，何以保守守之？

孔林门前，有笔直神道，长约七里，其夹道石人石兽，乍看僵硬，细观儒雅，不知何年作品，最值考究者，莫过于道旁柏树，有的枝叶脱落，有的烂心枯干，有的似作单腿跳舞，有的如跛子双柱拐杖，我说这些树应成立残废树联合会。小伙子就赶忙制止说：“不要这样讲，这树也是我们的祖先啊！”我连连道歉，他又介绍说，别以为这些树无用，从前故宫用香专用孔林柏籽制成，不久前日本一个宗教使团来孔林，还着意拣了许多柏籽带回国呢！我就惊叹于孔庙大门前四座牌坊的严肃，

惊叹儒家思想对世界文化的悠久搅拌，设想孔子的石像孤独地站在美国那花花世界的商业大街不知什么滋味，设想“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不知这里是何反应，设想到孔子讲过的话至今活在国人口头，若将其取缔，汉语又少了多少底脉……

曲阜一日游就在我这么乱七八糟的思想中完结，看那黄牛鼻孔喷喷出热气，看那偶蹄



刊头设计 张栓套
本版编辑 叶广岑

上的铁掌磨得光亮，心里很有些对不住人的感觉。问小伙子该付多少钱，他爽快地答：“七元！”我付了钱，看他扬鞭赶牛迅跑，心想他不知又要拉哪位客人呢！经过鼓楼街，有几十辆牛马车于路旁待客，见景致独特，我便掏出相机。有车夫就来拉我搭车，说“五个景点，三元伍，全市统一定价！”我立时就面目作呆，知道被礼义之邦的小伙子耍了。回想他一路表现，他玩儿得好轻松好老练啊！
(题图 叔令)

水仙的情意



刊头设计 张栓套
本版编辑 叶广岑

有同事从福建老家归来，赠我一头漳州水仙根。为了赠我者那一点温暖的情意，我还是为它找来细一点的瓷碗，倒些清水放在案头。

时值隆冬，室外瑟瑟索索，看不到半点绿意。白日里万事缠身，心中时时也有拂去又来的烦闷。只是到得深夜，潜心于灯下读书写作时，才觉虚浮之气慢慢离去，自省便来清醒地烛照自己的内心。一次，目光触到那放水仙的瓷碗，心中不由得掠过一丝清新的快意：水仙发芽了！绿中泛黑的芽尖顶出了头，小小的生命似带着力量带着喜悦踉踉跄跄地来了！我顿觉小小屋子不再单调，不再是书和纸和床围成的枯燥之气，借生出的生机盎然的感觉。

于是，便为它浇水，为它选择阳光，便换大一些碗，便一日一日地照料，在赏心悦目的心境中看着它一天天地长大起来。等到有那带着一种朦胧气的花骨朵，在长长的茎杆上傲然展现时我则又有些性急，想看看自己从来未见到的水仙花儿究竟是什么模样……

父亲从乡下来看病。老人退休前在省城教书，一辈子别无嗜好，

母亲发去之后，虽说衣食无忧，也有些社会活动，且有含饴弄孙之乐，可是那精神的寂寞，我还是知道的。他要回去时，我让他将这要开花的水仙拿去。

“哦，水仙。”父亲的口气，似乎已就不接受子女馈赠的执拗。我赶紧拿过一个网兜。把水仙花小心翼翼地提起，把父亲送上汽车，心里稍有一点为他的做了什么的安慰。

当我再回家休假时，水仙花开得正盛。清色的簇簇花朵，婷婷袅袅，在丛丛宽厚的叶片中，露出娇羞的模样，也似有可观赏不可近玩的高雅。细嗅，房间里有一种细微的清香。村里乡亲见过水仙的不多，凡作客者都给有几分优雅风韵的水仙几句赞叹。每逢这时，父亲总显得快活。父亲还说，原先想买个象样的专盛水仙的花盆的，但没有买到。

当初，我曾有忧虑和疑惑：那一碗清水，养分有限，那么大的点花根，哪能有多少营养支持它生叶开花？

父亲说着从旁人那里讨教来的知识——等水仙花开完了，再将根据埋入土中，等到第二年，再拿出来放入水中，它又可以开花呢。我当时可能也表示过不以为然，不料引起父亲的议论：土能生万物，当为生命之本。你看这水仙，得水而活，凭水而开，那也是在土中积蓄了力量的缘故。

我不能拂父亲的美意。但我知道父亲的说法并不科学。水仙要年年买，年年看，那入地的水仙来年是不会开花的。

但是，我还是决定，明年为父亲买一盆水仙，一定不要忘了。



剪纸

傅培昌

冬日菜市

马林帆(二首)

色彩匮乏的季节
一条斑斑的河床
远离田野的地方
弥漫泥土鲜润的馨香
信用在秤钩上颤动
生活在篮子里膨胀
微笑是写满双颊的广告
挑剔是刻入心中的欲望

同样贪婪的目光
碰撞出：真的诱惑、假的彷徨
至高无上的经济规律
是这里隐身的国王
命名为时代的立交桥下
日月的魂唯呻吟着，流向远方

冬暮，有支童谣

暮色，推开阴冷的大门

将光明与温暖收拢

一群小小的生灵
一群瑟瑟颤动的生灵
衔着啾啾的凄厉
仓惶投入
一株柏树的怀中

于是
干燥的枝桠发出湿润的
呢喃
沉默的树冠回荡轻柔的
旋律
琴呵
在盲者恬适的指下颤动

一支童谣的温馨
烘热了冬的梦境

时间

焦东风

你是老人脸上
艰辛开掘的运河吗
土地
太阳
水一样多的汗

你是我脚下
珊瑚虫的尸体吗
潮涨
潮落
不止息的信风

象朦胧诗
想我不会读懂
永远不会
湿漉漉的
只能在阳光下晾晒



银蛇迎春



金龙辞旧

陆文武刻

传说汉中府科举考试，各县秀才纷至而来，旅店住得满满的。到了晚上，又来了五名秀才。一位是留坝厅(即今留坝县)人，一位是勉县人，一位是城固县人，另一位是西乡县来的。面对这种局面，店主只好让出自己的睡房，多住一个人是一个。然而五位秀才，让那位住呢？店主说：“这样吧，你们五位秀才各作一首诗，谁作得好，谁住在这里。条件是：第一，必须是本县的名胜古迹；第二，必须体现名胜古迹的方位；第三，必须说出名胜古迹的年代；第四，必须说出古迹的高度。谁说的古迹年代最早、最高，谁取胜。为了使大家更明白，我先试作一首。

汉中有座古汉台，台在城内突起来；
西汉始筑历代修，台接蓝天人人爱。”
店主吟罢，就让西乡来的秀才作。这位秀才思考了一下道：

(民间故事)

五个秀才住店

陈源 迎春

指名勉县来的秀才作。

勉县秀才也不示弱，随口吟道：
“勉县有座武侯墓，定军山麓埋忠骨；
蜀汉建来历代修，离天不到一尺五。”

接下来是城固秀才作。城固那位秀才已经胸有成竹，早已想好，高兴地吟道：

“城固有座张骞坟，坟在城西饶家营；
西汉时期为国死，坟顶老天差半寸。”

店主一听，比勉县的高了一筹，又让留坝厅来的秀才作。留坝那位秀才，满有把握地吟起来：

“留坝有座张良庙，庙在紫柏山环抱；
西汉名臣留侯庙，庙跟老天一样高。”
最后是西乡秀才，他不慌不忙地吟道：

“西乡有座午子观，现在在午子山；
盘古开天就有它，半截插在天里面。”

大家一听，个个目瞪口呆，都觉得西乡那位秀才的所作，比他们高一筹。店主便让西乡那位秀才睡在他的床上，其余四名秀才暂宿在他睡房的地上。

正月

陈宝生 摄

